

筆記文選讀

呂叔湘選註

筆記文選讀

出版

筆
記
文
選
讀

呂叔湘選註

上海
古典文學出版社

一九五六年·上海

筆記文選讀

呂叔湘選註

*

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出版

(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登捌號

永盛協印務局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號 13

開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張 3 9/16 字數 72,000

一九五五年九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一月第二次印刷

印數 10,601—16,600 定價(8) 0.32 元

序

我最初選輯這本書是應「國文雜誌」的邀約，目的在於爲初學文言的青年找點閱讀的資料。一九四三年曾經集印單行，後來因爲這樣的書需要者不多，書店裏很久沒有重印了。最近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來信，說這本書裏所選的作品也都有一定的文學價值，準備重印，要我略加修訂，並且在前面說幾句關於筆記文學的話。

我對於中國文學史沒有研究，只是有這麼一個感覺，從先秦以後到白話文學興起以前，中間這一千多年裏，散文文學是遠遠落後於韻文文學的。這個時期的大作家，司馬遷以外，數來數去就只有詩人的名字。連最有名的散文作家韓愈和蘇軾，也好像是他們的詩比他們的文更可取似的。這不僅僅是我個人的偏見，也有別人說過。打開「古文辭類纂」之類的書來看看，可以算做優秀的文學作品的實在不太多。其實這一時期的散文文學，如果不限於第一流的作品，還是有相當數量的，只是文集裏不多，應該到「雜書」裏去找罷了。所謂「雜書」，包括多種，而數量最多的是筆記，這裏面是有很多好東西的。這個事實應該怎樣解釋，文學史家一定大有可說。我所能說的只有一點，就是本書初版序文中所說，「筆記作者不刻

意爲文，只是遇有可寫，隨筆寫去，是「質勝」之文，風格較爲樸實而自然。」筆記文學的爲人愛好，這應該說是原因之一。

隨筆之體肇始魏晉，而宋人最擅勝場，本書選輯始於「世說新語」而終於「武林舊事」，凡九種，而宋人之作居其七。選錄的時候不能漫無邊際，大略定了個標準，初版的序文裏曾有說明：「搜神志異與傳奇小說之類不錄，證經考史與詩話文評之類也不錄。前者不收，倒沒有什麼破除迷信的意思，只是覺得六朝志怪和唐人傳奇都可另作一選，並且已有更勝任的人做過。後者不取，是因爲內容未必能爲青年所欣賞，文字也大率板滯寡趣。所以結果所選的，或寫人情，或述物理，或記一時之諧謔，或叙一地之風土，多半是和實際人生直接打交道的文字，似乎也有幾分統一性。隨筆之文似乎也本來以此類爲正體。」

本書所輯只有九十多則，要論筆記文學的代表作品，當然不止此數。當初選輯的時候，爲了便於青年閱讀，求其簡短淺顯，有些篇幅較長或需要注解較多的都放過了。如果作爲文學作品來選，種類和篇數都還應該放寬些，文字深淺也可以不必多所顧慮。好在有名的筆記並不難得，讀者有興趣，可以隨時博覽。本書只是一個初步介紹而已。

呂叔湘 一九五五年七月三日

目錄

序

世說新語

劉義慶

- 管寧割席(一)
- 華王優劣(二)
- 顧榮施炙(三)
- 阮裕焚車(三)
- 家無長物(四)
- 小時了了(四)
- 鄧艾口喫(五)
- 新亭對泣(六)
- 未能忘情(七)
- 佳物得在(七)
- 木猶如此(八)
- 祖財阮屐(八)
- 牛屋貴客(九)
- 東廂坦腹(一〇)
- 桓玄好縛人(二)
- 牀頭捉刀人(三)
- 雪夜訪戴(三)
- 溫嶠娶婦(三)
- 王藍田性急(四)
- 王藍田自制(五)

國史補

李肇

- 竟公客參軍(六)
- 王積新聞(七)
- 李廌有清德(八)
- 劉頗償竈直(八)
- 崔膺性狂率(九)
- 任迪簡呷醋(三)
- 崔昭行賄事(三)
- 王錡散貨財(三)
- 故囚報李勉(三)
- 僧薦重元閣(三)

夢溪筆談

沈括

- 劉晏計物價(四)
- 陝西鹽法(六)
- 范文正荒政(六)
- 地圖(六)
- 邊防(六)
- 雄州北城(九)
- 乘隙(三)
- 赫連城(三)
- 混柱(三)
- 合龍門(三)
- 活板(四)
- 正午牡丹(五)
- 以大觀小(五)

志林

蘇軾

遊蘭溪(三八) 記承天寺夜遊(三九) 記遊廬山(四〇) 記遊松風亭(四二) 儋耳夜書(四三) 措大喫飯

(四四) 記與歐公語(四四) 論貧士(四五) 劉凝之、沈麟士(四六)

雞肋編 莊李裕..... 四六

餓子(四九) 各地歲時風俗(五〇) 南北雨澤(五一) 陝西穀害(五二) 省記條、幾乎賞(五三) 三覺

侍郎、三照相公(五四) 俚語見事(五五) 諱名(五五) 迪功郎(五五) 沈念二相公(五五)

老學庵筆記 陸游..... 六〇

東坡食湯餅(六一) 不了事漢(六一) 黃金釵(六二) 漢子(六二) 僧行持(六四) 尙書二十四曹(六四)

孫王交情(六六) 白席(六七) 士大夫家法(六八) 虜官(六八) 馬從一(六九)

嶺外代答 周去非..... 七一

欽州博易場(七二) 蠻刀(七三) 檳榔(七四) 桃榔(七五) 象(七六) 蠻馬(七九) 春蟲(八〇) 鬪雞(八一)

癸辛雜識 周密..... 八四

健啖(八四) 送刺(八六) 故都戲事(八七) 大父廉儉(八九) 文山書爲北人所重(九〇) 梨酒(九二)

白蠟(九三) 魚苗(九三)

武林舊事 周密..... 九四

元夕(九四) 西湖遊賞(一〇〇) 觀潮(一〇五) 歲晚節物(一〇六)

世說新語

劉義慶撰

『世說新語』，劉宋臨川王義慶撰。舊稱『世說新書』，唐人猶然，宋世遂改。其名『世說新語』，晉間事，尤詳於渡江以後，以『德行』『言語』等別爲三十六門，一事多者百餘言，或十數言。『世說新語』，墨不多，而一代人物，百年風尚，歷歷如親，蓋善於即事見人，所謂傳神阿堵者。『世說新語』，始無不受其影響，其有意效之爲書者，宋有王護之『唐語林』，孔平仲之『續世說』，明人有『何氏語林』，『明世說新語』，清人有『明語林』，『今世說』，然鮮有能與臨川原作抗手者。

是書傳本多出嘉靖袁氏，今即據四部叢刊覆印本傳錄。舊有梁劉孝標注，與三國志裴注，水經鄭注同號淵博。坊間別有注本，節錄劉注，略有增益，而紕繆錯出，如『桓公北征』條，以『金城』爲今甘肅地，『桓南郡好獵』條，釋『會當被縛』爲桓氏一門將有受縛之日，殆率爾成書，不足爲法者。今爲詮釋，取便初學，多涉字句，人、地、事跡，唯於本文之了解爲不可闕者約言二三，蓋與孝標之注大異其趣已。

管寧割席

管寧、華歆共園中鋤菜。見地有片金，管揮鋤與瓦石不異，華捉而擲去之。又嘗同席讀

書，有乘軒冕過門者，寧讀如故，歆廢書出觀。寧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鋤菜〕鋤地種菜。

〔不異〕沒有兩樣，一樣。更常見的說法是「無異」，以「異」字爲名詞。

〔捉〕擲也。白話

用「捉」字限於「捕捉」之義。

〔軒冕〕古制大夫以上乘軒服冕。此處言有貴官過門。

〔如故〕照舊。

〔書〕放下書本。

〔同席〕割席，古人鋪席於地，坐於其上，一席常坐數人。如今擺酒稱幾席，仍是沿用此義。後人常

稱絕交爲「割席」，本事出於此篇。

〔本文人名〕文言中，人名已見上文時，可單稱姓或名，此處一篇之中恰恰兩

種例子都有。在典雅的文言中，稱名是正常的說法，稱姓限於婦女。

華王優劣

華歆、王朗俱乘船避難。有一人欲依附，歆輒難之。朗曰：「幸尙寬，何爲不可？」後賊追至，王欲舍所攜人。歆曰：「本所以疑，正爲此耳。旣以納其自託，寧可以急相棄邪？」遂攜拯如初。世以此定華王之優劣。

〔俱〕共，一同。白話用「俱」多作「皆」「均」「都」講，如「一應俱全」。

〔輒〕即，就。通常表示不止一次。

無論上面有「每」字與否。

如此處即指那個搭船的人數次要求，華歆都不允許。

〔舍〕捨。

〔旣以〕旣已。

〔納其自託〕承認他的請託，應許他附載。

〔相棄〕把他扔下。〔相〕在此無互相之意，是單方面的。

顧榮施炙

顧榮在洛陽，嘗應人請。覺行炙人有欲炙之色，因輟已施焉。同坐嗤之。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者乎？」後遭亂渡江，每經危急，常有一人左右。已問其所以，乃受炙人也。

〔請〕宴設。應人請，赴宴。

〔炙〕名詞，烤肉。行炙人，烤肉的廚子。

〔輟已〕讓出自己的了一份。

〔焉〕「焉」字

本義等於「於之」二字之合，此處即用此義。

〔左右〕扶助。

〔已問其所以〕已而問其故。或以「已」字爲

「已」，屬上句。古書無標點，類此之例甚多，宜用意斟酌。文言「所以」二字用法與白話不同，本篇「問其所以」乃「問其所以如此之故」之省。

阮裕焚車

阮光祿在剡，曾有好車，借者無不皆給。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阮後聞之，嘆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爲？」遂焚之。

〔阮光祿〕阮裕，曾被召爲金紫光祿大夫，故稱阮光祿。這種以官名（及封爵）代人名的說法，古代很通行，本書中其例甚多（如「周侯」「王丞相」「庾太尉」），可隨時注意。〔何以車爲〕還要這車子做什麼？「何爲」等

於「做什麼」，照文言的習慣，拆在兩處。同樣的句法如「何以家爲？」「丈夫死耳，何以泣爲？」

家無長物

王恭從會稽還，王大看之。見其坐六尺簟，因語恭：「卿東來，故應有此物。可以一領及我。」恭無言。大去後，即舉所坐者送之。既無餘席，便坐薦上。後大聞之，甚驚，曰：「吾本謂卿多，故求耳。」對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無長物。」

〔會稽〕郡名，治今浙江省紹興縣。

〔王大〕王忱字佛大，亦稱阿大。此與後世以行第相稱者異，忱乃坦之第四子

也。以行第相稱，唐宋之世最盛。

〔簟〕竹席，一說細葦席。

〔卿〕六朝時習慣，尊者稱卑者爲「卿」，同輩相暱

亦互稱「卿」。王忱與王恭同族而輩分高，故稱恭爲「卿」。

〔東來〕東晉的國都在今南京，故稱會稽一帶爲

「東」。「卿東來」謂「自東來」，但「大江東去」則是「向東去」。

〔故〕本來，自然。

〔一領〕今稱「一

條」。〔及〕仍是「到」義，從便可講作「給」。比較：「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左傳）。〔薦〕草結之席，今

仍云「草薦」。〔長物〕猶言「餘物」，多餘的東西。〔丈人〕古時卑幼稱尊長爲「丈人」。後世專以稱妻之父。

小時了了

孔文舉年十歲，隨父到洛。時李元禮有盛名，爲司隸校尉。詣門者皆僞才清稱及中表親

戚，乃通。文舉至門，謂吏曰：「我是李府君親。」既通，前坐。元禮問曰：「君與僕有何親？」對曰：「昔先君仲尼與君先人伯陽有師資之尊，是僕與君奕世爲通好也。」元禮及賓客莫不奇之。太中大夫陳璉後至，人以其語語之，璉曰：「小時了了，大未必佳。」文舉曰：「想君小時，必當了了。」璉大踧踖。

〔孔文舉〕孔融。

〔李元禮〕李膺。

〔清稱〕有名譽。

〔中表〕表兄弟姊妹爲中表親，此處泛指親戚。

〔通〕通

報，傳達。

〔府君〕漢時稱太守爲府君。原注引孔融別傳，云膺時爲河南尹，後漢書孔融傳同。後世府君之稱漸以

施於他官，尤以子孫尊其先世爲然，乃至無官亦稱之。

〔伯陽〕史記謂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陽。〔師資〕即

「師」。此處指孔子問禮於老子事。

〔奕世〕累世，代代。

〔了了〕明悟，聰慧。

〔踧踖〕本訓「恭敬」，後轉指

局促不安貌。

鄧艾口喫

鄧艾口喫，語稱「艾……艾。」晉文王戲之曰：「卿云「艾，艾」，定是幾艾？」對曰：「「鳳兮，鳳兮」，故是一鳳。」

〔口喫〕即「口吃」，今語謂之結巴。

〔艾艾〕古人與人語，自稱其名，鄧艾口喫，故連說「艾……艾」。文書形容

人口吃，常說「期期艾艾」。艾艾的本事即是此篇所記，期期是漢朝周昌的故事。漢高祖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昌廷爭之強。上問其說，昌爲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期字或爲形容語吃之音，無義解，或形容「竊」字拉長之音。〔晉文王〕司馬昭。在魏封晉王，卒諡文，子炎篡魏，又尊爲文帝。〔定〕到底，究竟。〔鳳兮〕論語微子篇：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故是〕原是。

新亭對泣

過江諸人，每至美日，輒相邀新亭，藉卉飲宴。周侯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異。」皆相視流淚。唯王丞相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

〔過江〕西晉末年，五胡爲亂，中原人士相率過江避難，琅琊王徽亦過江即帝位，是爲東晉元帝。〔藉卉〕坐於草上。席地。〔周侯〕周顒。顒父浚以平吳功封成武侯，顒襲爵，世稱周侯。〔中坐〕飲宴中間。〔正自〕祇是。〔不殊〕不異，相似。〔王丞相〕王導。〔戮力〕勉力。〔神州〕戰國時驪衍稱中國曰赤縣神州。此處云「克復神州」，蓋當時中原人自居爲「中國」，猶視江南爲「城外」也。〔楚囚〕左傳：晉侯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問其族，對曰：「伶人也。」使與之琴，操南音。范文子曰：

「楚囚，君子也。樂操土音，不忘舊也。」王導以楚囚喻諸人，言其徒知懷故國之戀，不思奮發，如囚人也。後人用楚囚事，往往僅言其窘迫無計。新亭對泣也是後世詩文中常用的典故，如陸游詩「老子猶堪絕大漠，諸君何至泣新亭」。

未能忘情

張玄之、顧敷，是顧和中外孫，皆少而聰惠。和並知之，而常謂顧勝，親重偏至。張頗不厭。于時張年九歲，顧年七歲。和與俱至寺中，見佛般泥洹像，弟子有泣者，有不泣者。和以問二孫。玄謂：「被親故泣，不被親故不泣。」敷曰：「不然，當由忘情故不泣，不能忘情故泣。」

〔中外孫〕一孫一外孫，故合稱中外孫。孫不能單稱中孫。〔聰惠〕「惠」通「慧」。〔不厭〕不滿。〔厭〕，飽也，足也。

〔于時〕「在此時」之意，文言「時」字多作「此時」講。〔般泥洹〕即「涅槃」，皆梵語對音，釋氏

命終稱涅槃。佛般泥洹像，即普通所稱臥佛像。〔被親〕得其寵愛。〔忘情〕哀樂不動於中。

佳物得在

庾法暢造庾太尉，握麈尾至佳。公曰：「此至佳，那得在？」法暢曰：「廉者不求，貪者

不與，故得在耳。」

〔塵尾〕拂塵。古時取塵（鹿屬）之尾爲拂塵，談論時藉爲指陳之助。一說以牛尾爲之。〔庾太尉〕庾亮。

木猶如此

桓公北征，經金城，見爲前琅琊時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淚。

〔桓公〕桓溫，在東晉是個極重要的人物。從本篇所記，可知他也是個富於感情的人。世說新語中關於桓溫的故事甚多。〔北征〕桓溫北征，前後三次，此處當是指太和四年（公元三六九）伐燕的一次。上距溫爲琅琊內史時幾三十年矣。〔金城〕地名，當時屬丹陽郡江乘縣，地當京口（鎮江）與丹陽（南京，東晉國都）通道。〔琅琊〕桓溫於咸康七年（公元三四一）爲琅琊國內史，出鎮金城。琅琊封國本在今山東省，東晉時其地久已淪陷，成帝於丹陽江乘縣別立南琅琊。〔十圍〕古時計圓形物之周之長多言「圍」。舊有兩說：或以兩手相合（拇指食指相接）爲一圍，或以合抱爲一圍，以合手義爲較近事實。十圍之樹，徑約三尺，柳樹能徑三尺而不朽敗者甚少。

祖財阮屐

祖士少好財，阮遙集好屐，並恆自經營。同是一累，而未判其得失。人有詣祖，見料視財

物，客至，屏當未盡，餘兩小麓箸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見自吹火蠟屐，因歎曰：「未知一生當箸幾量屐？」神色閑暢。於是勝負始分。

〔祖士少〕祖約。

〔阮遙集〕阮孚。

〔得失〕高下。

〔料視〕檢點，料理。

〔屏當〕料理，收拾；今多作摒擋。

〔箸〕於，在。①穿（衣履）。兩義今皆作「著」，更簡作「着」。〔傾身〕側身。〔意未能平〕有點慌張。〔吹

火蠟屐〕屐欲其滑潤，故以蠟塗之。阮孚好屐，故蠟屐之事不假手僮僕。〔幾量〕他處引作「幾兩」，「兩」字是。

古人屐屐之屬稱「兩」，猶後世之稱「雙」，皆藉形容詞爲量詞也。又作「緇」。〔勝負始分〕魏晉間人崇尚率

真，曠達，不爲外物所累，不爲世譽所牽。所以好財好屐這兩種嗜好，不從他們的本身去判別高下，却從嗜好者處之泰然與否來判別。

牛屋貴客

褚公於章安令遷太尉記室參軍，名字已顯而位微，人多未識。公東出，乘估客船，送故吏數人，投錢唐亭住。爾時吳興沈充爲縣令，當送客過浙江，客出，亭吏驅公移牛屋下。潮水至，沈令起彷徨，問牛屋下是何物？吏云：「昨有一僧父來寄亭中，有尊貴客，權移之。」令有酒色，因遙問：「僧父欲食餅不？姓何等？可共語。」褚因舉手答曰：「河南褚季野。」遠近久

承公名，令於是大遽。不敢移公，便於牛屋下修刺詣公，更宰殺爲饌具。於公前鞭撻亭吏，欲以謝慚。公與之酌宴，言色無異狀，如不覺。令送公至界。

〔稽公〕稽夏。

〔於〕自。

〔章安〕縣名，在今浙江臨海縣東南，今猶有章安鎮。

〔估客船〕商旅搭乘之船。〔估〕

同「賈」。

〔送故〕漢世重視長官與屬吏之關係，長官去職，屬吏遠送，名爲「送故」。魏晉之世猶然。

〔錢唐〕

亭，錢唐，縣名，在今杭縣。亭，驛亭。古時無私人經營之旅舍，官設亭以供公私行旅寄宿。

〔牛屋〕當時多以牛駕

車，雖顯貴亦然。牛屋猶馬房也。

〔何物〕什麼。〔物〕字已不專指物件，〔何物〕合爲疑問指稱詞。如「晉書」

王衍傳：何物老嫗，生寧馨兒？

〔僮父〕時吳人以中州人爲「僮」，中州以吳人爲「楚」，皆含鄙薄意。〔僮父〕

猶今言「老倌」。

〔不〕同「否」。

〔何等〕亦「什麼」，與後世作「如何」「多少」講之「何等」（如「何等

痛快」）不同。

〔承〕知。

〔遽〕寶，急。

〔修刺〕寫具名片。

東廂坦腹

郗太傅在京口，遣門生與王丞相書，求女壻。丞相語郗信：「君往東廂任意選之。」門生歸白郗曰：「王家諸郎亦皆可嘉。聞來覓壻，咸自矜持。唯有一郎在牀上坦腹臥，如不聞。」郗公云：「此正好。」訪之，乃是逸少，因嫁女與焉。

〔郗太傅〕郗鑒。

〔門生〕魏晉之世所謂門生乃門客，非必爲弟子也。

〔信〕使人，特以爲信，故稱信使。後世又稱